

□散 文

# 留得枯荷静待春

管淑平



残荷冬韵

汪向阳 摄

雪一来,就不得开始心疼那经秋霜洗礼、经寒风冰冻的枯荷。

挺过晚秋的荷花,是傲然独立的。尽管,于风雪中,它们显得衰败、颓圮,甚至是奄奄一息的惨淡景象。

看荷最好的时候,当属夏天。芙蓉,菡萏,水中荷花。不论是含苞待放,还是灼灼盛放,不论是娉婷袅娜,还是半开半合,都有其独特的美与气质。花开六月,因此,荷花也有“六月花神”的美誉。

我觉得,能与冬天的雪独相媲美的,就不得不属这夏月的荷花了。

冬天,看雪;夏天,看荷。一年四季,清欢,恬淡。

然而,当钟爱的荷花,度过盛夏的花开,一天天走向凋零,走向枯萎,就不得不隐忍作痛。尽管,天各有命,花有归期。

记得夏天,蝉鸣聒噪,滚滚热浪将我们紧紧围裹时,去荷塘,去悠悠水畔,看荷花,亭亭净直,不蔓不枝。悠然凉风起,阵阵清凉扑面而来,心底生微凉。

枯荷与迎着花开的荷,是颇不相同的。

冬日沉沉,万物被雪花覆盖,荷塘畔,不见荷花的影子,只有一些残枝败叶,不免心生萧条与凄冷。

那些迎着风雪,迎着寒冻的日子,像是经受着种种酷刑,很难想象,那小

小的身躯,是如何熬过来的。

或许,生命的底色应该保持一点倔强与韧性。

记得多年前,我前往北方上大学时,大学校园的图书馆楼前,有一片静静流淌的湖水,湖里,正种满了荷花。那片湖,那些荷花,让一年四季都充满了

生机与活力。

刚到北方那年,不习惯清寂,像是被故乡放逐的孩子,在陌生的城市飘零。不过,生活却简单而充实,只为读书。

那时,我住校外。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,匆匆洗漱就前往学校。刚开始,不熟

时,保安大叔好几次将我拦在门外。慢慢熟络后,每每见我一到学校,他们就热情招呼,让我进自修室或者图书馆。晚上,也是和班里同学一同上完自修课后,于月色溶溶中,独自回家。如果高三是艰苦而枯燥的,那么,我的大学生生活则是高三的延续与翻倍。

不过,现在想来,那几年,虽苦,但是硬着头皮,啃了很多书,成绩一直稳占前茅,几乎每年都获得了学校的奖助学金,还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值得,而且幸运!

当然,也有迷茫失措的时候,这时,静湖旁的小亭或者湖边的石桥是我常去之处。去桥上走走,到小亭坐坐,带着书籍,看看荷花,烦恼便会自然消散。还记得初到大学的那个冬天,初雪漫天,湖里的残荷与枯枝,被雪花一点点地覆盖,望着灰蒙蒙的天,望着铺天盖地的雪,望着那面被雪花盖住的湖,不禁,热泪盈眶……

也正是有了迷茫时的热泪,才让我有了坚持的毅力和勇气。每每看荷时,我觉得,荷花似故人,像另一个自己,带着执着,有着韧性。

冬天,并不孤寂,也不凄寒。有初雪盈盈,也有枯荷傲然。熬过了寒冬,便是春天!

□诗 歌

# 这个叫春节的日子(外一首)

赵向辉

这个叫春节的日子  
一年只有一个  
就像一块磁石  
紧紧吸引着  
能够走进一个家门的人

每个人都围绕着这个日子  
说一些喜气洋洋的话  
唱一首意气风发的歌  
然后  
把来年的打算写进日历

这个日子来了  
带来一摞团团圆圆的年糕  
这个日子走了  
带走一家人相互的牵念  
真想  
把这个日子掰烂揉碎熬成汤  
灌到每个亲人的骨缝里

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

## 除夕之夜

在我的家乡  
一家人  
吃过那锅积攒了一年的素食  
就开始  
陪伴被唤作除夕的老人唠嗑  
提灯笼的孩子们  
成群打伙追逐着星星  
男人们  
就着噼里啪啦的声音  
干了一杯又一杯  
好像要把明天的酒都喝出来  
女人们  
则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 
甚至吵醒了大年初一

□组 诗

# 被父亲母亲呵护的村庄

李惠艳

## 捧读母亲

发丝间飘落的圣洁雪花  
构筑了季节最后的风采  
细碎生活打磨的风采  
铭刻在充满诗意的庭院中  
走不出土地的眷恋  
那份淳朴的语言  
已沾染故乡用一生坚守的情怀

覆盖在岁月边缘的涟漪  
漾不起青春的芳华  
忙忙碌碌踽踽的背影  
已深深地烙在疲惫的皱纹间  
时间洗滌的风雨人生  
便有了披星戴月的耕耘  
便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

褪色的冬日,是一幅水墨画  
袅袅升腾的炊烟,是绵长的意境  
跌宕的山川水流,是刻骨铭心的风景  
浓郁的乡情,是故乡永远的魂  
捧读母亲,母亲是琴弦上的一首歌  
每一次吟唱,都魂牵梦绕  
每一次领悟,都有切入肺腑的感动

## 父亲眼角的泪痕

随手采撷的一枚叶片  
承载着生命拔节的轨迹  
在田野上耕耘的背影  
俨然是土生土长的雕塑  
把对故乡的一往情深  
刻画得惟妙惟肖  
把对远方的雏鹰展翅  
抒写得卑不亢

与父亲相伴  
长长短短的咳嗽声  
回荡在仰望的视线中  
挥之不去内心的骄傲伟岸  
分明是渐行渐远的无奈  
深植在掌心的问候  
夹着冬日的几分寒意  
那冬眠的庄稼,舒展眺望的眼神

从一种过程到另一种过程  
村庄再次被抽空颜色  
握不住别离的如泣如诉  
流淌在眼角的泪痕  
分明还有阳光下的舞蹈  
那首早已不再流行的歌曲  
依旧在熟悉的阡陌间跑调

□诗 歌

# 小 寒(外一首)

刘治军

乡下的老院里  
母亲冬藏好了一冬的吃食  
南瓜、酸菜、肥猪……  
每年都是如此,勤劳的她  
总是把冬里的事,安排得妥妥当当

小寒一来  
母亲的脚步就会慢下来,我  
时常能看到她在院里忙碌的影子  
寒风萧瑟,雪花飞舞  
都阻挡不了她蹒跚的脚步

夜里,屋外大声鼎沸  
星光闪烁,母亲常坐在炉火旁  
纳鞋缝衣,操劳生活  
那景如诗如画,惬意无比

我,常常坐在城里的月光下  
怀念那些时光,那时光  
如同一杯甘甜的琼浆玉液  
蕴含着亲情和爱

能温暖整个冬天

## 寒 夜

冬夜,月色明亮,星光闪烁  
寒风一阵一阵吹过  
在窗前沙沙作响

窗外的树影映照在墙上  
那柔和的光线刺破寒夜的宁静  
仿佛一幅岁月染尽的画  
冷清而又美丽

夜,这般的美好  
我,只想静静地躺一躺  
让我在寂静中怀念过往

寒夜,告别尘世的喧嚣  
优雅地煮一壶冬暖  
借着月色,写一写  
心中的惆怅,世界的美好

□小小说

# 回家过年

杜维民

腊月。

通往村里的公路热闹了,有开车回乡过年的小老板;有吹吹打打迎亲的队伍;还有上集镇采购年货的男女老少,他们三五一群,乐乐呵呵地回到小山村,回到各家各户。顿时,村里多了像候鸟一样的年轻人,笑声甜了,喜事多了,年味浓了,鞭炮声此起彼伏。于是,人们忙着杀年猪、灌香肠、打年糕、酿米酒,为迎接新年而忙碌。

接近年关,家家户户开始扫尘。这天,我领着妻儿回到乡下。我们走下班车,背着大包小包、拖着皮箱进村,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在村前的小河清洗落满灰尘、腌制咸鱼腊肉的坛坛罐罐,河水被妇女们撩拨得“哗哗”作响。岸边,我停住脚步喊:“妈,我们回来啦。”

母亲回头,惊喜地把双手放在裤腿上擦干,上岸拉住孙子的小手,说:“小宝,奶奶看下,又长高了。快,快回屋,奶

奶马上就来。”小宝在我的催促下,怯怯地叫了声:“奶奶好!”

在河里洗衣服、洗菜的花婶说:“三奶,你儿子的奔驰呢?改坐班车啦。”“也许是环保吧,节约能源。”说完,母亲收拾好坛坛罐罐起身回家。“哟,三奶懂得更多,还有新词。”

身后传来妇女们嘻嘻哈哈的一片笑声。我放下行李,返身回到母亲身边,接过她手中的东西,一块回家。

过年的头天,母亲开始准备年夜饭。十六道菜,寓意六六大顺,个个有讲究。例如红烧肉代表富贵吉祥,红烧鱼代表年年有余,红烧鸡代表鸿运当头,还有金元宝蛋卷、黄金狮子头、如意水饺等等。只见母亲挽起衣袖,穿上围裙,一会在砧板上剁剁切切,一会在锅里翻炒,厨房里热气腾腾,弥漫着肉香。

黄昏,太阳下山,寒气逼人,预示着明天要打霜。我们蜷缩在屋内烤火,看

电视、在手机上打游戏、视频聊天,发祝福短信。母亲把刚出锅的一大盆肉圆俫端上桌,叫我们尝尝味道怎样?并给隔壁左右邻居送一碗,让大家品尝厨艺如何?

年三十,村庄一栋栋新居挂起了红灯笼,门口贴上了红彤彤的对联。母亲开始烧年夜饭。她首先熬满满一大锅饭,表示新年有吃不完的饭。再把头天烧好的大菜放进蒸锅打火,然后开始炒菜。一盘盘冬笋炒牛肉、香菇煮肉圆、油焖大虾、凉拌海蜇、猪肝炒荸荠、大蒜炒腊肉、牛腩炖萝卜等冷盘热菜端上圆桌。我赶紧拿出手机拍照,发朋友圈。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家家户户灯火通明,热闹非凡。我们围住圆桌吃年夜饭,大家挑喜欢吃的菜下筷。再也不用像母亲小时候那样,不准动鸡、鱼,要留到正月里待客。我们端起滚烫的米酒敬母亲,感谢母亲的辛勤操劳,祝愿她

老人家寿比南山、笑口常开。母亲从怀里掏出带有体温的压岁钱递给小宝,祝福他岁岁平安,健康成长。

正月初三,母亲就赶我们回城,说:“年轻人应以事业为重,回去忙自己的事吧。”母亲拎着红塑料袋,里面有土鸡蛋、苹果、红枣等,送我们上车。班车启动,母亲把塑料袋递给我,挥挥手说:“当心里面的东西。”

于是,我在沉甸甸的塑料袋里翻了翻,发现有个厚厚的红布包,打开一看,是六万元现金和一封信。母亲在信上说:“儿呀,我从你们的聊天中,得知你们去年生意亏空,欠下一屁股债。妈这里还有几万元积蓄,拿去应急。记住,跌倒了就要勇敢地站起来。妈的家永远是你们的家,累了、倦了,就回家歇歇……”

顿时,我望着车窗外母亲佝偻的背影,眼泪“哗哗”地流,冲着渐行渐远的母亲大喊一声:“妈——”

□散 文

# 一座桥,多少月

鲍 润

往接送亲朋好友。那是处暑的夏日,再次经过大桥,偶一抬头,一弯明月烙心头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三十年前的某日,三十年前的东津渡大桥,早春的寅时,朴拙的桥头桥身,坑坑洼洼的桥头,高冷清绝的月光照在身上。天空深蓝,周围静谧,穿着单衣的我瑟缩着,和我四姐依偎蹲坐在桥上,候盼着收菜的小贩。早起的倦意,赶路的急迫,朦胧迷离的眼里,月光冷得无情而无道理,年幼的我第一次体会到生活的残酷和艰辛,我多么期盼太阳早早到来,驱散寒气,

不知多时,我在半睡半醒中被四姐摇醒。彼时,桥上人影散乱,喧嚣四起,抬眼看月,不知何时隐没,儿时的月并不真切,记忆却最深。素净的心上没有过多的滋扰,灵魂才得以容纳更多,所以能忠实地记载着我成长中的一段故事,菜农和菜贩的讨价还价声此消彼长,连带着瘦弱的我也被淹没其中。

成年后,我独自背着行囊,过了桥,去往省城谋生。在川流不息的天桥上,看到蛾眉月,想到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后来,我遵循人生设定的自动程序,结婚生子,先生是桥北的人,我是桥南的,桥成了我人生的必经之路,无数次穿越桥,无数次地奔波,无数次望月或念月。两地分居成了永远的遗憾,如霜的月夜,在寒冷的古渡口,肯定也在演绎曾经相似的我们。

兜兜转转,经历了俗世的纷扰,心渐渐沉静下去,依然忘不了那桥,那月,那故乡,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。

那年,爷爷过世,我们回来奔丧。村子里都是同姓,兄弟姐妹们只有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才能团聚,想起小时候,一起到东津渡大桥下的芦苇荡里扳茭白、钓虾、摸鱼、捉蛤蟆、逮野鸡、惊水鸟……现在为了生活,各处劳顿,顿觉悲凉,唏嘘不已。黄昏时,月亮西

沉,树梢的虬枝印在月亮上,长辈们谈着爷爷的往事。

现在,爷爷和奶奶长眠在大桥不远处,日日能望见东津晓月,侧耳倾听芦苇荡里的风声,每年扫墓,我会长久伫立凝望着不远的桥,是新生后的桥,是现代化的桥,是科技化的桥,是幸福的桥。一水相邻的是高铁,东津晓月也成了家乡的一处景致。

回到家乡定居,我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,远方就在脚下,寿州高铁可以承载我想去的所有方向。

三十年前的清晨,朝阳来接月亮的班,我终于感觉身上有了热气,泼辣能干的四姐和别人讲好了价钱,桥上只剩下来往车辆的鸣笛声,桥下浣衣探杵的妇女,戏水的绿头野鸭,放养的红额曲颈白鹅,河水缓缓地流动,新绿的原野,牧羊人挥着鞭子,踏着未干的露水,正朝着前方而来……



奇墅湖畔 蔡晓阳 摄